金史/卷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二 ◄

金史
卷七十三　列傳第十一

► 卷七十四

阿離合懣子:晏(本名斡論)，孫:宗尹(本名阿里罕) 宗甯(本名阿土古)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謀良虎，子:阿鄰 按荅海 希尹本名毅神，孫:守貞(本名左靨) 守能(本名胡剌)

列傳第十一 ○阿離合懣子:晏(本名斡論)，孫:宗尹(本名阿里罕) 宗甯(本名阿土古)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:謀良虎，子:阿鄰 按荅海 希尹本名:毅神，孫:守貞(本名左靨) 守能(本名胡剌)

阿離合懣

阿離合懣，景祖第八子也。健捷善戰。年十八，臘醅、麻產起兵據暮棱水，烏春、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。世祖擒臘醅，暮棱水人尚反側，不自安，使阿離合懣往撫差之，與斜缽合兵攻窩謀罕。烏春已死，窩謀罕棄城遁去。後從撒改討平留可，阿離合懣功居多。

太祖擒蕭海里，使阿離合懣獻馘於遼。太祖謀伐遼，阿離合懣實贊成之。及舉兵，阿離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。及太宗等勸進，太祖未之許也。阿離合懣、昱、宗翰等曰：「今大功已集，若不以時建號，無以系天下心。〕太祖曰：「吾將思之。」收國元年，太祖即位。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，祝曰：「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。」太祖敬而受之。頃之，為國論乙室勃極烈。

為人聰敏辨給，凡一聞見，終身不忘。始未有文字，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，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。見人舊未嘗識，聞其父祖名，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。或積年舊事，偶因他及之，人或遺忘，輒一一辨析言之，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。世祖嘗稱其強記，人不可及也。

天輔三年，寢疾，宗翰日往問之，盡得祖宗舊俗法度。疾病，上幸其家問疾，問以國家事，對曰：「馬者甲兵之用，今四方未平，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，可禁止之。」乃獻平生所乘戰馬。及以馬獻太宗，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，奏有誤語，即哂之，宗翰從傍為改定。進奏訖，薨，年四十九。

上聞阿離合懣臨薨有奏事，曰：「臨終不亂，念及國家事，真賢臣也。」哭之慟。及葬，上親臨。熙宗時，追封隋國王。天德中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、隋國公。大定間，配饗太祖廟廷，謚曰剛憲。子賽也、斡論。賽也子宗尹。

子 晏

晏本名斡論，景祖之孫，阿離合懣次子也。明敏多謀略，通契丹字。天會初，烏底改叛。太宗幸北京，以晏有籌策，召問，稱旨，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。至混同江，諭將士曰：「今叛眾依山谷，地勢險阻，林木深密，吾騎卒不得成列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」乃具舟楫艤江，令諸軍據高山，連木為柵，多張旗幟，示以持久計，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。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，直搗其營，遂大破之，據險之眾不戰而潰。月餘，一境皆定。師還，授左監門衛上將軍，為廣甯尹，入為吏、禮兩部尚書。

皇統元年，為北京留守，改咸平尹，徙東京。天德初，封葛王，入拜同判大宗正事，進封宋王，授世襲猛安。海陵遷都，晏留守上京，授金牌一、銀牌二，累封豫王、許王，又改越王。貞元初，進封齊。時近郊禁圍獵，特畀晏三百人從獵。在上京凡五年。正隆二年，例削王爵，改西京留守。未幾，為臨潢尹，遂致仕，還居會寧。

海陵南伐，世宗為東京留守，將士皆自淮南來歸，晏之子恩里乃亦自軍前率眾來歸世宗。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恩里乃等逃還，使會甯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。上既即位，遣使召晏，既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。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，即拜左丞豐，封廣平郡王，宴勞彌日。未幾，兼都元帥。

大定二年正月，上如山陵。禮畢，上將獵，有司已夙備。晏諫曰：「邊事未甯，畋遊非所宜也。」上嘉納之。因謂晏等曰：「古者帝王虛心受諫，朕常慕之。卿等盡言毋隱。」進拜太尉。複致仕，還鄉里。是歲，薨。詔有司致祭，賻贈銀幣甚厚。

孫 宗尹

宗尹，本名阿里罕。以宗室子充護衛，改牌印祗候，授世襲謀克，為右衛將軍。曆順天、歸德、彰化、唐古部族、橫海軍節度使。正隆南伐，領神略軍都總管，先鋒渡淮，取揚州及瓜洲渡。大定二年，改河南路副都統，駐軍許州之境。

是時，宋陷汝州，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。宗尹遣萬戶孛術魯定方、完顏阿喝懶、夾穀清臣、烏古論三合、渠雛訛只將騎四千往攻之，遂複取汝州。除大名尹，副統如故。頃之，為河南路統軍使，遷元帥左都監，除南京留守。上曰：「卿年少壯，而心力多滯。前任點檢京尹，勤力不怠，而處事迷錯。勉修職業，以副朕意。」賜通犀帶、廄馬。八年，置山東路統軍司，宗尹為使。遷樞密副使。錄其父功，授世襲蒲與路屯河猛安，並親管謀克。隊太子太保，樞密副使如故。

上問宰臣曰：「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，而性行淳厚，且國之舊臣，昔為達官，卿等尚未仕也。朕欲以為平章政事何如？」宰執皆曰：「宗尹為相，甚協眾望。」即日拜平章政事，封代國公，兼太子太傅。

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，上問宗尹，對曰：「錢者有限之物，積於上者滯於下，所以不通。海陵軍興，為一切之賦，有菜園、房稅、養馬錢。大定初，軍事未息，調度不繼，故因仍不改。今天下無事，府庫充積，悉宜罷去。」上曰：「卿留意百姓，朕複何慮。太尉守道老矣，舍卿而誰。」於是，養馬等錢始罷。

他日，上謂宰臣曰：「宗尹治家嚴密，他人不及也。」顧謂宗尹曰：「政事亦當如此矣。」有頃，北方歲饑，軍食不足，廷議輸粟賑濟。或謂比雖不登，而舊積有餘，秋成在近，不必更勞輸挽，宗尹曰：「國家平時積粟，本以備凶歲也，必待秋成，則憊者眾矣。人有捐瘠，其如防戍何。」上從之。

宗尹乞令子銀術可襲其猛安，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。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，勒令習學。世宗曰：「此二子，吾識其一習漢字，未習女直字。自今女直、

契丹、漢字曾學其一者，即許承襲。」遂著於令。

宗尹有疾，不能赴朝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宗尹何為不入朝？」太尉守道以疾對。曰：「丞相志甯嘗言，'若詔遣征伐，所不敢辭。宰相之職，實不敢當'。宗尹亦豈此意耶。」

二十四年，世宗將幸上京。上曰：「臨潢、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，朕欲自南道往，三月過東京，謁太后陵寢，五月可達上京。春月烏獸孳孕，東作方興，不必搜田講事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宗尹曰：「南道歲熟，芻粟賤，宜如聖旨。」遂由南道往焉。世宗至上京，聞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室，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。上謂宗尹曰：「汝察其事，宜懲戒之。」宗尹奏曰：「隨仕之子，父沒不還本土，以此多好遊蕩。」上命召還。宴宗室于皇武殿，擊球為樂。上曰：「賞賜宗室，亦是小惠，又不可一概遷官，欲令諸局分收補，其間人材孰可者？」宗尹對曰：「奉國斡准之子按出虎、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。」上曰：「度可任何職，更訪其餘以聞。」詔以按出虎、阿魯為奉禦。

二十七年，乞致仕。」世宗曰：「此老不事事，從其請可也。」宰臣奏曰：「舊臣宜在左右。」上曰：「宰相總天下事，非養老之地。若不堪其職，朕亦有愧焉。如賢者在朝，利及百姓，四方瞻仰，朕亦與其光美。」宰臣無以對。宗尹入謝。上曰：「卿久任外官，不聞有過失，但恨用卿稍晚，今精力似衰矣。省事至煩，若勉留卿，則四方以朕為私，卿亦不自安也。」頃之，上問宗尹子：「汝父致仕，將居何所？」其子曰：「聚屬既多，不能複在京師。」上遣使問宗尹曰：「朕欲留卿，時相從遊，卿子之言如此，今定何如？」宗尹曰：「臣豈不欲在此，但餘閒之年，猶在輦下，恐聖主心困耳。既哀老臣不忍擯棄，時時得瞻望天顏，臣豈敢他往。鄉里故老無存者，雖到彼，尚將與誰遊乎。」於是賜甲第一區，凡宴集畋獵皆從焉。二十八年，薨。

孫 宗甯

宗甯本名阿土古，系出景祖，太尉阿離合懣之孫。性勤厚，有大志。起家為海陵征南都統，戰瓜洲渡，功最。曆祁州刺史。

大定二年，為會甯府路押軍萬戶，擢歸德軍節度使。時方旱蝗，守寧督民捕之，得死蝗一斗，給粟一斗，數日捕絕。移鎮寧昌軍，改知臨潢府事，移天德軍。世宗嘗謂宰臣曰：「宗甯智慮雖淺，然所至人皆愛之。」即命為行軍右翼都統，為賀宋正旦使。累遷兵部尚書，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沒世襲謀克。出知大名府事，徙鎮利涉軍，俄同簽

大睦親府事。

宗寧多病，世宗欲以涼地處之，俾知咸平，詔以其子符寶郎畝為韓州刺史，以便養。無幾，入授同判大睦親府事，拜平章政事。明昌二年，薨。宗甯居家約儉如寒素，臨事明敏。其鎮臨潢，鄰國有警，宗甯聞知乏糧，即出倉粟，令以牛易之，敵知得粟，即遁去。邊人以窩斡亂後，苦無牛，宗寧複令民入粟易牛，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，其經畫如此。

宗道

宗道本名八十，上京司屬司人，系出景祖，太尉訛論之少子也。通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，善騎射，大定五年，充閤門祗候，累除近侍局使。

右丞相烏古論元忠、左衛將軍僕散揆等嘗燕集，有所竊議，宗道即密以聞。世宗嘉之，授右衛將軍，出為西南路副招討。章宗即位，改同知平陽府事。陝西路副統軍、左宣徽使移剌仲方舉以自代，除西北路招討使。故事，諸部賀馬八百余疋，宗道辭不受，諸部悅服，邊鄙順治。提刑司察廉，召為殿前右副都點檢。尋除陝西路統軍使，以鎮靜得軍民心，特遷三階，兼知京兆府事。時夏早，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，步迎於遠郊，及城而雨。是歲大稔，人以為精意所感，刊石紀之。

承安二年，為賀宋正旦使，尋授河南路統軍使。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，言彼界事情，宗道疑其冤，乃廉問得實。萬，楚州賈人，偉負萬貨五千餘貫，三年不償，萬理索，為偉所誣。乃坐偉而歸萬，時人服其明。後乞至仕，朝廷知非本心，改知河中府，有惠政，民立像於層觀，以時祭之。移知臨洮，以病解。泰和四年，卒。贈龍虎衛上將軍。

宗雄

宗雄本名謀良虎，康宗長子。其始生也，世祖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兒風骨非常，他日必為國器。」因解佩刀，使常置其側，曰：「俟其成人則使佩之。」九歲能射逸兔。年十一，射中奔鹿。世祖坐之膝上曰：「兒幼已然，異已出倫輩矣。」以銀酒器賜之。既長，風表奇偉，善談辯，多智略，孝敬謙謹，人愛敬之。康宗沒，遼使阿息保來，乘馬至靈帷階下，擇取賵贈之馬。太祖怒，欲殺阿息保，宗雄諫，太祖乃止。

太祖將舉兵，宗雄曰：「遼主驕侈，人不知兵，可取也。不能擒一蕭海里，而我兵擒之。」太祖善其言。攻甯江州，渤海兵銳甚。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，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。太祖敗遼兵於出河店，宗雄推鋒力戰，功多。達魯古城之役，宗雄將右軍，身先士卒戰，遼兵當右軍者已卻，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。宗雄繞遼兵後擊之，遼兵遂大潰，乘勝逐北。日已暮，圍之。黎明，遼兵突圍出，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。上撫其背曰：「朕有此子，何事不濟。」以禦服賜之。

及遼帝以七十萬眾至馳門，諸將皆曰：「遼軍勢甚盛，不宜速戰。」宗雄曰：「不然。遼兵雖眾，而皆庸將，士卒惴惴，不足畏也。戰則破之掌握間耳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。宗雄率眾直前，短兵接。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，後行者射之，大敗遼兵。上嘉宗雄功，執其手勞之，以禦介胄及禦戰馬、寶貨、奴婢賜之。

斜也攻春州，宗雄與宗幹、婁室取金山縣。行近白鷹林，獲候者七人，縱其一人使歸。縣人聞大軍至，乃潰，遂下金山縣。與斜也俱取泰州。

太祖自將取臨潢府，遣宗雄先啟行，遇遼兵五千，宗雄與戰，大軍亦至，大破之。及留守撻不野降，上以其女與宗雄，賞其啟行破遼援兵之功也。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，宗雄包其土來奏曰：「其土如此，可種植也。」上從之。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，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。

西京既降複叛，時糧餉垂盡，議欲罷攻。宗雄曰：「西京，都會也，若委而去之，則降者離心，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。」乃立重賞以激士心。既而，夜中有火，大如門，墜於城中。宗雄曰：「此城破之象也。」及克西京，賜宗雄黃金百兩，衣十襲及奴婢等。

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於西京之東四十里，大破之。迎謁太祖于鴛鴦濼，從至歸化州。疾篤，宗幹問所欲言。宗雄曰：「國家大業既成，主上壽考萬年，肅清四方，死且無恨。」天輔六年，薨，年四十。太祖來問疾，不及見，哭之慟。謂群臣曰：「此子謀略過人，臨陣勇決，少見其比。賻贈加等。詔合紮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，葬於歸化州，仍於死所建佛寺。

宗雄好學嗜書，嘗從上獵，誤中流矢，而神色不變，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。既拔去其矢，托疾歸家，臥兩月，因學契丹大小字，盡通之。凡金國初建，立法定制，皆與宗

幹建白行焉。及與遼議和，書詔契丹、漢字，宗雄與宗翰、希尹主其事。而材武驕捷，挽強射遠，幾三百步。嘗走馬射三麞，已中其二，複彎弓，馬蹶，躍而下，控弦如故，遂彀滿步射獲之。宗雄方逐兔，撻懶亦從後射之，已發矢，撻懶大呼曰：「矢及矣。」宗雄反顧，以手接其矢，就射兔，中之，其輕健如此。

天眷中，追封太師、齊國王。天德二年，加秦漢國王。正隆二年，改太傅、金源郡王。大定二年，追封楚王，謚威敏，配享太祖廟廷。十五年，詔圖像于衍慶宮。子蒲魯虎、按荅海、阿鄰。孫常春、胡里剌、胡剌、鶻魯、茶紮、怕八、訛出。

初，宗幹納宗雄妻，海陵銜之。及篡位，使宿直將軍晁霞、牌印閻山往河間，囚宗雄妻于府署，明日，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、茶紮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，棄其骨于濠水。大定十七年，詔有司收葬。

初，蒲魯虎襲猛安。蒲魯虎卒，贈金紫光祿大夫，子桓端襲之，官至金吾衛上將軍。桓端卒，子嫋頻未襲而死。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。

蒲帶，大定末，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。章宗即位，初置九路提刑司，蒲帶為北京臨潢提刑使。詔曰：「朕初即位，憂勞萬民，每念刑獄未平，農桑未勉，吏或不循法度，以隳吾治。朝廷遣使廉問，事難周悉。惟提刑勸農採訪之官，自古有之。今分九路專設是職，爾其盡心，往懋乃事。」自熙宗時，遣使廉問吏治得失。世宗即位，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，故大定之間，郡縣吏皆奉法，百姓滋殖，號為小康。或謂廉問使者，頗以愛憎立殿最，以問宰相。宰相曰：「臣等複為陛下察之。」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。章宗追述先朝，遂于即位之初行之。

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，上曰：「建立官制，當寬猛得中。凡軍民事相涉者，均平決遣，鈐束家人部曲，勿使沮擾郡縣事。今以司獄隸提刑司，惟翼獄犴無冤耳。」既退，複遣近臣諭之曰：「卿等皆妙簡才良，付以專責，盡心舉職，別有旌賞，否則有罰。」明年，蒲帶乃襲猛安雲。

子 阿鄰

阿鄰，穎悟辯敏，通女直、契丹大小字及漢字。幼時嘗入宮，熙宗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。」年十八，授定遠大將軍，為順天軍節度使。天德二年，用

廉，遷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，曆泰寧、定海、鎮西、安國等軍節度。

海陵南伐，以為神勇、武平等軍都總管，由壽州道渡淮，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為先鋒。是歲十月，至廬州，與宋將王權軍十余萬戰於柘皋鎮，渭子橋，敗之。至和州南，複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，又敗之，追殺至江上，斬首數千級。

上即位于遼陽。海陵死，大軍北還。將渡淮而舟楫甚少，軍士爭舟不得亟渡。阿鄰得生口，知可涉處，識以柳枝，命本部涉濟。既至北岸，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為宋人邀擊之。及入見，上聞阿鄰淮止戰功，又以全軍還，遷兵部尚書，監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餉，授以金牌一、銀牌四。窩斡敗，還至懿州，以疾卒。喪至京師，上命致祭于永安寺，百官赴吊，賻銀五百兩、重彩三十端、絹百匹。

子 按荅海

按荅海，又名阿魯綰，宗雄次子也。性端重，不輕發，有父之風。年十五，太祖賜以一品傘。二十餘，禦球場分朋擊球，連勝三算，宗工舊老鹹異之。進呈所勝禮物，按荅海為班首，太宗喜曰：「今日之勝，此孫之力也。」賞力獨厚。

天眷二年，襲父猛安。除大宗正丞，以猛安讓兄子喚端，加武定軍節度使，奉朝請。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封金源郡王，進封譚王，遷同判大宗正事，別授世襲猛安。

海陵將遷中都，按荅海諫曰：「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，非義也。」海陵不悅，留之上京。久之，進封鄆王，改封魏王，除濟南尹。按荅海不堪卑濕，多在病告，海陵聞之，改西京留守。正隆例奪王爵，改廣甯尹。

世宗即位于東京，赦令至廣甯，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。按荅海受之。會海陵遣使至城下，按荅海頓城告使者曰：「此府迫近遼陽，勢不能抗，聊且從命，非得已也。」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，指斥不遜。及諸郡皆詣東京，按荅海兄弟亦上謁。有司議，既拜赦令，複有異言，持兩端，請並誅之。上曰：「正隆剪刈宗室，朕不可效尤。按荅海為弟所惑耳。」於是釋按荅海，乃誅燕京。不數日，複判大宗正事，再遷太子太保，封蘭陵郡王。改勸農使。

海陵時，自上京徙河間，土瘠，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，從便遷居近地，乃徙平州。

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，屋三百間，宗州官田一百頃。進金源郡王，致仕。

大定八年，召見，上曰：「宗室耆老如卿者，能幾人邪。」賜錢萬貫，甲第一區，留京師，使預巡幸球獵宴會。十四年，薨，年六十七。臨終，戒諸子曰：「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為暴戾，宜自謙退。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，我以純謹得免死耳。汝輩惟日為善，勿墜吾家。」

希尹

完顏希尹本名穀神，歡都之子也。自太祖舉兵，常在行陣，或從太祖、或從撒改，或與諸將征伐，比有功。

金人初無文字，國勢日強，與鄰國交好，乃用契丹字。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，備制度。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，因契丹字制度，合本國語，制女直字。天輔三年八月，字書成，太祖大悅，命頒行之。賜希尹馬一匹、衣一襲。其後熙宗亦制女直字，與希尹所制字俱行用。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，熙宗所撰謂之小字。

遼人迪六、和尚、雅里斯充中京走，希尹與迪古乃、婁室、餘睹襲之。迪六等聞希尹兵，複走。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。奚人落虎來降，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。訛里剌以本部降。

宗翰駐軍北安，使希尹經略近地，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，知遼主獵於鴛鴦濼。宗翰遂請進兵。宗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。遼兵屯古北口。使婆盧火將兵二百擊之，渾黜亦將二百人為後援。渾黜聞遼兵眾，請益兵。宗翰欲親往，希尹、婁室曰：「此小寇，請以千兵為公破之。」渾黜至古北口，遇遼遊兵，逐之入穀中。遼步騎萬余迫戰，死者數人。渾黜據關口，希尹等至，大破遼兵，斬馘甚眾，盡獲甲冑輜重。複敗其伏兵，殺千餘人，獲馬百餘匹。遂與宗翰至奚王嶺，期會於羊城濼。

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，希尹為前驅，所將才八騎，與遼主戰，一日三敗之。明日，希尹得降人麻哲，言遼主在漠，委輜重，獎奔西京。幾及遼主于白水濼南。遼主以輕騎遁去。盡獲其內庫寶物，遂至西京。西京降，使蒲察守之。希尹至乙室部，不及遼主而還。及宗翰入朝，希尹權西南、西北兩路都統。

是時，夏人已受盟，遼主已獲，耶律大石自立，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，軍入其境，多掠取者。希尹上其書，且奏曰：「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，以臣觀之，夏盟不可信也。」上曰：「夏事酌宜行之。軍入其境，不知信與否也。大石合謀，不可不察，其嚴備之。」

及大舉伐宋，希尹為元帥右監軍。再伐宋，執二主以歸。師還，賜希尹鐵券，除常赦不原之罪，餘釋不問。宗翰伐康王，希尹追之于揚州，康王遁去。後與宗翰俱朝京師，請立熙宗為儲嗣，太宗遂以熙宗為諳班勃極烈。

熙宗即位，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希尹為相，有大政皆身先執咎。天眷元年，乞致仕，不許，罷為興中尹。二年，複為左丞相兼侍中，俄封陳王。與宗幹共誅宗磐、宗雋。三年，賜希尹詔曰：「帥臣密奏，奸狀已萌，心在無君，言宣不道。逮燕居而竊議，謂神器以何歸，稔於聽聞，遂致章敗。」遂賜死，並殺右丞蕭慶並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、符寶郎漫帶。是時，熙宗未有皇子，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。

皇統三年，上知希尹實無他心，而死非其罪，贈希尹儀同三司、邢國公，改葬之，蕭慶銀青光祿大夫。天德三年，追封豫王。正隆二年，例降金源郡王。大定十五年，謚貞憲。孫守道、守貞、守能。守道自有傳。

孫 守貞

守貞本名左靨，貞元二年，襲祖穀神謀克。大定改元，收充符寶祗候，授通進，除彰德軍節度副使，遷北京留守，移上京。坐安置契丹戶民部內娶妻，杖一百，除名。二十五年，起為西京警巡使。世宗愛其剛直，授中都左警巡使，遷大興府治中，進同知，改同知西京留守事。禦史台奏守貞治有善狀，世宗因謂侍臣曰：「守貞勳臣子，又有材能，全勝其兄守道，它日可用也。」

章宗即位，召為刑部尚書，兼右諫議大夫。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：「唐中書門下入閤，諫官隨之，欲其預聞政事，有所開說。又起居郎、起居舍人，每皇帝視朝，左右對立，有命則臨階俯聽，退而書之，以為起居注。緣侍從官每遇視朝，正合侍立。自來左司上殿，諫官、修起居注不避，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，始令避之。比來一例令臣等回避，及香閤奏陳言文字，亦不令臣等侍立。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，臣等無緣得知，何所記錄，何所開說，似非本設官之義。若漏泄政事，自有不密罪。」上從之。尋為賀

宋生日使，還拜參知政事。時上新即政，頗銳意於治，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，其施行之實果何如。守貞誦「樞機周密，品式詳備」以對，上曰：「行之果何始？」守貞曰：「在陛下厲精無倦耳。」久之，進尚書左丞，授上京世襲謀克。

明昌三年夏，旱，天子下詔罪己。守貞惶恐，表乞解職。詔曰：「天牆時雨，薦歲為災，所以警懼不逮。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，宜思有以助朕修政。上答天戒，消沴召和，以康百姓。卿達機務，朕所親倚，而引咎求去，其如思助何。」守貞懇辭，乃出知東平府事。命參知政事夾穀衡諭之曰：「卿勳臣之裔，早登漦無仕，才用聲績，朕所素知。故嗣位之初，擢任政府，於今數載，毗贊實多。既久任繁劇，宜均適逸安，矧內外之職，亦當更治，今特授卿是命。東平素號雄藩，兼比年饑歉，正賴經畫，卿其為朕往綏撫之。」仍賜金幣、廄馬，以寵其行。它日，上問宰臣：「守貞治東平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亦不勞力。」上曰：「以彼之才，治一路誠有餘矣。」右丞劉瑋曰：「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，淹留於外，誠可惜也。」上默然。尋改西京留守。

監察禦史蒲剌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取受事，不報。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。四年，召拜平章政事，封蕭國公。上禦後閤，召守貞曰：「朕以卿乃太師所舉，故特加委用。然比者行事多太過，門下人少慎擇，複與丞相不協，以是令卿補外。載念我昭祖、太祖開創以來，乃祖佐命，積有勳勞，茲故召用。卿其勉盡乃心，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，率循舊章，無輕改革。」因賜玉帶，並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，曰：「朕度卿必不爾，故以示卿。」

舊制，監宗禦史凡八員，漢人四員皆進士，而女直四員則文資右職參注。守貞曰：「監察乃清要之職，流品自異，俱宜一體純用進士。」一日奏事次，上問司吏移轉事。守貞曰：「今吏權重而積弊深，移轉為便。」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英者，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、王庭筠甚有時譽。上曰：「出倫者難得耳。」守貞曰：「間世之才，自古所難。然國家培養久，則人材將自出矣。」守貞因言：「國家選舉之法，惟女直、漢人進士得人居多，此舉更宜增取。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，大定後才許敘使。經童之科，古不常設，唐以諸道表薦，或取五人至十人。近代以為無補，罷之。本朝皇統間，取及五十人，因為常選。天德間，尋以停罷。陛下即位，複立是科，朝廷寬大，放及百數，誠恐積久不勝銓擬。宜稍裁減，以清流品。」又言節用省費之道，並嘉納焉。

先是，鄭王允蹈等伏誅，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，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，上又以董壽為宮籍監都管勾，並下尚書省議。守貞奏：「陛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，

恩命已出，恐不可改。今已減諸王弓矢，府慰司其出入，臣以為賜之無害。如董壽罪人也，特恩釋之，已為幸矣，不宜更加爵賞。」上是守貞所言。

自明昌初，北邊屢有警，或請出兵擊之。上曰：「今方南議塞河，而複用兵於北，可乎？守貞曰：「彼屢突軼吾圉，今一懲之，後當不復來，明年可以見矣。」上因論守禦之法。守貞曰：「惟有皇統以前故事，舍此無法耳。」

守貞讀書，通法律，明習國朝故事。時金有國七十年，禮樂刑政因遼、宋舊制，雜亂無貫，章宗即位，乃更定修正，為一代法。其儀式條約，多守貞裁訂，故明昌之治，號稱清明。又喜推轂善類，接援後進，朝廷正人，多出入門下。

先是，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，後張汝弼妻高陀斡獄起，意又若在鎬王允中。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，思有以寬解上意。右拾遺路鐸繼之，言尤切直。帝不悅。守貞持其事，獄久不決。帝疑有黨，乃出守貞知濟南府事，仍命即辭，前舉守貞者董師中、路鐸等皆補外，上語宰臣曰：「守貞固有才力，至其讀書，方之真儒則未也。然太邀權譽，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，朝廷豈可少離。今茲令出，蓋思之熟矣。」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宮掖事，而妄稱奏下，上命有司鞫問，守貞款伏，奪官一階，解職。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：「挾奸罔上，古有常刑，結援養交，臣之大戒。孰謂予相，乃蹈厥辜。爾本出勳門，浸登膴仕。朕初嗣位，亟欲用卿。未閱歲時，升為宰輔，每期納誨，共致太平。蓋求所長，不考其素，拔擢不為不峻，任用不為不專。曾報效之綽思，輒私權之自樹，交通近侍，密問起居，窺測上心，預圖趨向。繇患失之心重，故欺君之罪彰，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，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。義豈知於歸美，意專在於要君。其飾詐之若然，豈為臣之當耳。複觀彈奏，益見私情，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，縱罪廢之余而出入門下。而又凡有官使，斂為己恩，謂皆涉於回邪，不宜任之中外。質之清議，固所不容，揆之乃心，烏得無愧。姑從輕典，庸示薄懲。」仍以守貞不公事，宣諭百官於尚書省。

承安元年，降授河中防禦使。五年，改部羅火紮石合節度使。過闕，上賜手詔責諭之，令赴職。久之，遷知都府事。時南鄙用兵，上以山東重地，須大臣安撫，乃移知濟南府，卒。上聞而悼之。敕有司致祭，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。謚曰肅。

守貞剛直明亮，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，皆傳經以對。上嘗與泛論人材，守貞乃跡其心術行事，臧否無少隱，故為胥持國輩所忌，竟以直罷。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，遽

上書言：「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。」上問君子小人謂誰。」秉文對：「君子故相完顏守貞，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。」其為天下推重如此。

孫 守能

守能本名胡剌，累官商州刺史。正隆末，宋人陷商州，守能被執。大定五年，宋人請和，誓書曰：「俘虜之人，盡數發還。」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，求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顏按辰于宋，遂與俱歸。守能等至京師，入見，詔給舊官之俸。

大定十九年，為西北路招討使。是時，詔徙窩斡餘黨於臨潢、泰州。押剌民列嘗從窩斡，其弟閘敵也當徙，偽稱身亡，以馬賂守能，固匿不遣。及受賕補賽也蕃部通事，事覺。是時，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無罪鎮邊猛安，尚書省俱奏其事。上曰：「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，敢恣貪墨。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、橐駝、鷹鶻等物，蓋假此以率斂爾，自今並罷之。」因責其兄守道曰：「守能自刺史躐遷招討，外官之尊，無以逾此。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，守能豈不知，乃敢如此，其意安在。爾之親弟，何不先訓戒之也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監察專任糾彈。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，途中侵擾百姓，到官舉動皆違法度。完顏守能為招討使，貪冒狼籍。凡達官貴人，皆未嘗舉劾。斡睹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球杖兩枝，即便彈奏。自今，監察禦史職事修舉，然後遷除。不舉職者，大則降罰，小則決責，仍不得去職。」尚書省奏，守能兩贓俱不至五十貫，抵罪。奚沙阿補解見居官，並解世襲謀克。上曰：「此舊制之誤。居官犯除名者，與世襲並罷之，非犯除名者勿罷。」遂著於令。特詔守能杖二百，除名。

贊曰：阿離合懣之善頌，宗雄之強識，希尹之敏學，益之以征伐之功，豈不偉哉。